



隋朝的玻璃双陆棋子。

颗金珠上细密地各镶嵌 10 颗小珍珠，项链顶端嵌一块青金石，下面坠着石榴石和蛋白石，以现在的审美眼光看，略微夸张得有点土豪了，但两千多年前的隋朝工匠们，是怎么用锤子和凿子做出这种东西的？实在令人啧啧惊叹。

作为一国之母，想用多少金银和顶级工匠打造繁珠宝贝都不在话下。但整个展厅最令我动容的，不是金钗和项链，而是角落展柜里趣致可爱的一套不足我手指长的小银杯小银盒。薄薄的银皮敲出浅浅花纹，活像现在的小朋友过家家的“食玩”。小小的小孩大概就捧着这套迷你餐具，装点果子，舀点汤水，假装自己在开宴会。杨丽华兴师动众，不过是打造些哄小孩玩的小玩具。两千年后隔着展柜玻璃看，银壁上的磨痕里全都是姥姥的心——舍不得她长大，又怕她无聊，那就打一套小银玩具让她玩个够。

## “丝路疏光”的时代

李静训所在的隋朝只有 38 年，夹在南北朝和唐朝中间，很多人觉得它就是个过渡朝代。但展览告诉你，这个“过渡期”的制造业可一点不糊弄。那几件白瓷，鸡首龙柄壶、双腹龙柄传瓶，胎体洁白，釉面温润，是白瓷真正成熟的开端。工匠们摸索出了降低胎釉中铁含

### 本周博物

#### 白釉龙柄传瓶

展览中还有一件我国禁止出境的文物“白釉龙柄传瓶”，瓶底有铭文：“此传瓶，有並。”即为合并的两个瓶子的器型。



量的技术，烧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白瓷，为后来唐三彩和唐代白瓷铺了路。

玻璃器方面更是精彩。隋代的本土玻璃工艺不算强项，但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瓶和项链上的玻璃珠，很多原料和工艺明显来自中亚和西亚。长安城里有来自西域的工匠，西市上摆着波斯商人带来的宝石和玻璃器，丝绸之路在隋代达到了新的繁荣期。一个 9 岁小孩脖子上的项链既有本土金工的精湛技艺，又有中亚的宝石和造型风格，这东西本身就是隋朝深度融入欧亚贸易网络的证据。

展览四个部分的名字起得挺讲究——“芝兰天挺”讲李静训的家世和墓葬，“青白交辉”聚焦隋代陶瓷和金银器，“丝路疏光”主打中外交流，“区宇宁一”收束到隋代的政治统一。

逛一圈下来你会发现，这个展没有搞那种“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”式的大叙事，它走的是“以小见大”的路子——从一个 9 岁小女孩的日常生活入手，瓷器、首饰、玻璃瓶、金杯，一件件东西摆在那，让你自己拼出一个鲜活的隋朝。墓志上那句“戒珠共明珰并曜，意花与香佩俱芬”，写的时候大概只是夸她穿戴好看，放在今天看，倒成了对隋朝工艺水平最贴切的注脚。

观完展再兜转回去看看小孩的银制玩具吧。两千年过去了仍然让人心头发暖——什么叫爱？哪怕你是天下最尊贵的女儿家，姥姥也只是把你当个小孩。民